



雕刻时光

罗映球的版画艺术

Time into Engraving: Print-making Art by Luo Yingqiu

主 编：王璜生
副主编：朱皓华 蒋 悦
编 辑：全南海 李 萍
江郁之 罗秋帆
著 录：陈玉兰 麦润怡
摄 影：李 萍 全南海
校 对：全南海 罗秋帆
设 计：王序设计有限公司

雕刻时光——罗映球的版画艺术

广东美术馆编

出版：公元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观塘436-446号观塘工业中心二期10/FD室
印刷：广州市新怡印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东圃大观中路490号
开本：889mm × 1194mm 1/16
印张：11.5
印数：1 - 1000
2007年7月第一版 2007年7月第一次印刷
ISBN：978-988-99746-9-5
定价：138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现当代艺术家丛书
The Modern Artists Series



广东美术馆 编

出版有限公司

“雕刻时光——罗映球的版画艺术”展览

2007年7月25日至8月5日在广东美术馆举办

和



罗映球（1914—2006）

目录

6	前言
---	----

8	专论
---	----

雕刻时光——罗映球漫长的木刻生涯
全南海

28	图版目录
----	------

31	图版
----	----

172	罗映球艺术活动年表
-----	-----------

前言

199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版画家协会籍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之机，对一个甲子风起云涌的中国新兴版画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总结。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新兴版画运动的参与者进行表彰，有79位老版画家荣膺获奖称号，粤东地区有两位版画名宿榜上有名，他们是陈望和罗映球。

去年3月与4月间，粤东地区这两位木刻老人相继离世，为此，作为早期中国新兴版画在粤东地区硕果仅存的版画家，终止了他们的艺术实践，进入历史的叙说中。同年，广东美术馆为陈望举办展览。

现在，我们举办罗映球的版画艺术展，开始版画史又一话题，再次继续我们对中国新兴版画史的关注。

罗映球（1914—2006），广东兴宁人。1936年受同乡罗清桢、张慧的影响，积极参与新兴版画实践，在报刊发表木刻作品，表达劳苦大众的诉求，抨击社会的黑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兴宁抗敌后援会，绘制国难地图和抗日漫画，壁画。先后两度举办联展与个展，展出抗日漫画与木刻以及国画。四十年代初，曾在国民革命军部队里搞木刻，宣传抗日。参与编辑多种木刻刊物和选集，出版《旅途拾零》等4册木刻选集。和平时期，罗映球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继续版画创作，其作品进入成熟期和高峰期，大量作品在报刊发表，参加各级展览及送出国展出，举办个人展览多次。出版有《罗映球版画选集》、《罗映球美术作品选》、《罗映球画集》。1991年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评选的“新兴版画贡献奖称号”。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梅州市文联副主席、梅州画院顾问，兴宁市文联荣誉主席、清桢版画会会长。

作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就参与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家，罗映球与其他木刻青年在罗清桢这些木刻先行者的启示下，秉承鲁迅的木刻精神，早期作品以直面人生，直面社会为指归。他们用木刻艺术，表现人民疾苦，激发抗日斗志，呼唤社会觉醒，争取民主权利。

进入新的社会，罗映球对新的生活抱极大的热忱，与大多数历旧入新的画家一样，对新意识形态满怀信心，以积极乐观的眼光看待所有事物，吟唱着一曲曲新世界阳光灿烂的田园牧歌。罗映球身居粤东农村，固守家园，不求闻达，以惊人的毅力，长期致力于版画表现家乡的人民生活，进行着版画民族化乡土化的实践，形成他鲜明的具有中国气派的乡土版画风格。

罗映球是一个至死都在惦记画画的纯真执着的画家，九十三年漫长的人生岁月，跨越七十多年的绘画生涯，他的一生好像就是为绘画准备的。从1936年发表第一张木刻作品到临终前几个月才放下刻刀，几乎可以说，他不是中国新兴版画最早一批拿起刻刀的木刻家，却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殿后战士之一，也是木刻实践最为长久的中国艺术家。

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立场，坚持不懈的民族化乡土化创作，并将老一辈版画家所恪守的新兴版画精神，用实践极为罕见地延续到新世纪，这就是罗映球版画艺术的史学意义。

广东美术馆长期致力于中国新兴版画史的学术研究和梳理，开馆迄今，已对版画史上的一些重要名家和作品进行收藏研究展示。罗映球作品的展览、入藏以及研究，进一步增加我们这方面的学术厚度。

感谢罗映球家属将罗映球作品捐赠我馆，特别感谢罗映球的哲嗣罗秋帆先生的鼎力支持，他的努力使我馆对罗映球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展览得以如期顺利举行。

广东美术馆

2007年7月

专论

雕刻时光

——罗映球漫长的木刻生涯

全南海



陈望为罗映球画的速写头像 1975年



罗映球89岁时的书法，表达自己的生志愿

2006年3月15日深夜，罗映球在老家兴宁走完他人生的最后旅程。时隔21天，4月5日，清明节，与兴宁相距仅100多公里的汕头市，又一位木刻老人陈望也告别了人世。至此，粤东地区参与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硕果仅存的两个弄潮儿，相继结束了表演，人生的帷幕业已谢下，他们漫长丰富的版画实践隐入到往日的背影之中去，历史开始了它的叙说。

谁也没有想到罗映球老人走得这样匆忙，老人生前身体虽然瘦小，却精干强健，精力过人，在住医院前，还在刻木刻，画国画。3月6日身体不适住院，3月7日，他对远在肇庆学院工作专程赶回来的二儿子罗秋帆说：没事没事。谁知南方三月潮湿的天气，对有肺气肿病史的老人是致命的，病情急转直下，遂于3月15日夜11时52分逝世，享年93岁。弥留之际，罗映球已不能说话，颤巍巍地抖动着手下难以卒读的绝书，儿女们细心猜测才辨认是“地上的画要（收）起来”几个字，儿女们复述他的意思，老人才闭上眼安心地走了。

这是一个至死都在惦记画画的纯真执着的画家，93年漫长的人生岁月，跨越70多年的绘画生涯，他的一生好像就是为绘画准备的。罗映球从1936年发表第一张木刻作品到临终前几个月才放下刻刀，几乎可以说，他不是中国新兴版画最早一批拿起刻刀的木刻家，却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殿后战士之一，也是木刻实践最为长久的中国艺术家。因为很多版画家，到了晚年，或是精力问题，或是兴趣原因，或是其他利诱，大多放弃了刻刀，就是比他晚走的陈望也早在1996年以后就都把精力放在中国画上不刻木刻了。除了文革受冲击外，罗映球从没放弃木刻刀，总在不停地刻，所以作品数量惊人，为此，他的学生为他统计归纳出多个版画史之最，这是否有效，有待于历史检验界定。

罗映球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他的艺术创造之旅，除了抗战期间短时期前往韶关以及在新时期的70年代和80年代偶尔外出写生外，基本生活工作在兴梅地区，其活动区域的狭窄，制约了他艺术的影响力，一般版画史和许多叙说文章均把他放在50年代才兴起的崭露头角的画家，而他也经常称自己创作的两个高峰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再加上他所处位置的边缘化和解放前资料的大部分遗失与匮乏，以致他在美术史上应有的评价被部分遮蔽和滞后。

罗映球作为画家，一生的职业却是教书育人，是一个美术教师。淡泊名利，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对版画孜孜以求，这是罗映球基本的人生态度，他只醉心于家乡粤东山区的青山绿水，像辛勤的工匠，默默地雕刻着他的悠长的人生时光，从容而安详，沉毅而长久，平静实现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青我自知”的愿望。

罗映球1914年农历8月13日出生于广东兴宁宁新镇大路村，在很长的时期内罗映球本人是将出生年记为1915年的。而据兴宁东门罗氏族谱记载，却是在民国五年丙辰八月十三亥时，也即是1916年了。按照罗映球后人称此族谱颇多谬误，所记仅能供参考而已。^{〔注1〕}罗映球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算是中农，家里有些房产和田地，祖母和母亲在家耕田织布，父亲和祖父却出外四处做泥水匠，靠给人“做地”，也就是做坟修风水赚钱养家。罗映球排行第三，按辈份原名佛寿，族谱记载他出嗣兆坤，就是过继给他叔叔罗兆坤做儿子。兴宁罗氏一门远祖在唐朝曾为循州刺史，自黄巢乱，羁留罗岭，号称：循州世德，理学家声。历代子孙繁衍均重视教育。罗映球的上辈虽几代农民，祖父和父亲当泥水匠，但罗映球五兄弟全都上过学。

罗映球自小对绘画就有极大兴趣，读到高小时自认画得不错了，美术老师有事请假不来，还让他代课。据他生前对学生罗耀泉讲：幼时为祖母画像，生动神似受赞扬，激发绘画的热情和兴趣的。15岁开始学刻印章，奇怪的是后来的版画家荒烟也是从小学刻印章开始雕刻兴趣的，比罗映球小6岁的荒烟也同是县一中的学生，荒烟虽是后生，由于走出兴梅进入更广阔的天地，成为版画家后名气要比罗映球大得多。^{〔注2〕}罗映球在读初中寒暑假期间，一边跟父亲学习，一边帮忙父亲给人家“做地”。所修的坟头两边需画一些花卉和动物的图案，罗映球发挥美术天分，用刻印章的斜刀把父亲所需的图案刻在番薯上，翻印出来交给父亲使用。所印出来的画面比之手工绘制另有别样的风格，受到赞赏和激励，学而致用，又反过来激发学与创的冲动，这是罗映球初试身手的快感。于是罗映球不单刻番薯，在没有番薯的季节就刻一种叫“羊蹄”的木制建筑工具，刻算盘底板，刻木屐，乐此不疲。兴趣引发罗映球的绘画才能，代课及刻制却冥冥之中暗示兆明罗映球未来的道路，而民间艺术则滋润启示罗映球早年艺术的童子功。多年以后，在文革后期被“赋闲”日子里，在罗映球为自家及亲戚朋友绘制和雕刻的家具图案中，我们还能见识到这种民间艺术的情趣。

罗映球是1932年考入兴宁县一中的。县一中是由兴宁贤达于清末1906年（光绪33年）起，鉴于科举制度之积弊，知非兴办新学不足以培育英才，为革除时弊，先后创办的三座新学堂，在1929年夏，整合而成的兴宁最高学府。这座学府教风纯正，人才辈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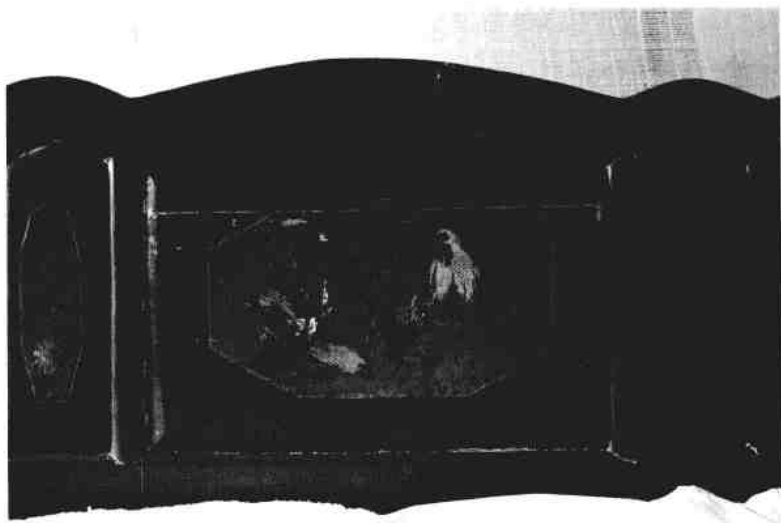
兴宁客家乡村和田野

〔注1〕以1914年为出生年，是罗映球后来根据同龄人的年龄来确定的。但有关资料显示罗映球1931年小学毕业，1932年考入兴宁县一中，据此推算他17周岁才读完小学，18周岁才入读初中，这样的年龄颇为可疑。据族谱1916年出生似乎更合常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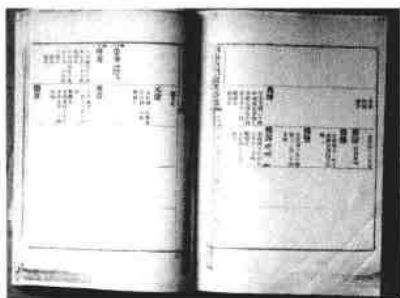
〔注2〕见《荒烟木刻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



儿时居住的房间



罗映球在床上的刻画



兴宁东门罗氏族谱

风云激荡的二三十年代，学生进步社团相继出现。至后来的1937年，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之时，学校的师生员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使一中成为兴宁县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营垒。在这样一座优秀的学府里，罗映球一面学习新知识，接受进步思想熏陶，另一方面，继续他的美术爱好。他的美术老师是毕业于国立西湖艺术院的刘汉光，刘汉光很欣赏这位出生贫寒勤奋好学有美术天分的学生，课后专门辅导他学习中国画，每星期都带他外出写生。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罗映球最早的师承。早期对罗映球有过美术辅导和影响的还有比他大9岁的兴宁永和籍画家傅思达，傅是徐悲鸿的高徒，1934年、1935年，罗映球在永和补习馆补习时，傅思达的父亲傅壬甫是罗映球的语文老师。罗经常到傅家，傅思达在外教书，恰巧回家碰见罗映球时，就会画些鸟呀鸡呀给他，使他耳濡目染接受绘画教育。此时的傅思达以及同是兴宁籍的罗清桢早已在报刊杂志上频繁发表作品，这让罗映球非常羡慕。到了40年代，他们一起在宁中中学教书，又成为同事，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1936年，对罗映球来说是人生角色肇始的时间之窗。在文字小学任教，拉开他教师生涯的序幕；在上海《大公报》他发表人生第一次的作品，以木刻家面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没有文字资料表明罗映球在文字小学的教学情况，他是否教美术，不得而知。但受罗清桢的影响，受作品得以发表的鼓舞，他的美术创作活动活跃则是明显的。至1938年暑假，罗映球与他的同学曾铎良、罗文耀在兴宁东门的立范小学举办联展，每人25幅作品，内容以反映抗战漫画为主，小部分版画和国画。兴宁义正小学的校长看了展览后，遂聘请罗映球为美术教员。从此，一个泥水匠的儿子完成了到美术教师蜕变过程，并把这种职业身份保持到1980年退休。

罗映球木刻实践发表的开篇之作始于1936年，这距中国新兴版画的萌芽期的1929年才过7年，与开始之年的1931年仅距5年之期。这一年，现代版画之父的鲁迅溘然去世。此前，在鲁迅这位新兴版画的倡导者不遗余力的推进下，新兴版画的新锐画家不断涌现，版画团体竞相成立，木刻运动风起云涌，这位文学巨匠和木刻的普罗米修斯从西方与新俄引来的火种，已呈燎原之势。

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广东有着奇特的缘分和深厚的渊源。这一画种早期的主将大多是广东人，鲁迅说：“擅长木刻的，广东较多，……”，其中粤东的潮梅地区的画家又几占一半，而兴梅客家特别是兴宁籍画家更是地位突出。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鲁迅与日本版画家内山嘉吉在上海举办为期6天的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第一次木刻讲习会，掀开新兴版画运动的第一页。讲习会结业师生合影照上仅13个学生中竟有五个兴宁人的身影，他们是陈铁耕、钟步卿、邓启凡、黄山定、陈广（陈卓坤）。这五个人与其他八人被号称为鲁迅亲自播下的新兴版画的13颗种子，不负鲁迅的期望，由萌芽成长为“茂林嘉卉”，他们开枝散叶，蔓延辐射，不断创办版画组织团体，推动版画运动的蓬勃发展。在早期如火如荼的版画活动中，兴宁人罗清桢张慧更是异常活跃，他们两人都与鲁迅通信，得到鲁迅的亲炙。罗清桢1934年7月还在上海拜谒鲁迅。

当年这批粤东籍木刻青年早期的版画实践路线图构成一个有趣的相同现象，即从上海学艺，然后带艺回乡，从事教育，发起推动家乡当地的木刻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又从家乡出来，奔赴抗日一线。粤东地域的偏安一隅和温存宁静，决定它“入死出生”禀赋，游子带艺的“衣锦还乡”，直把它当旅途的驿站，世态风云的激荡，定会召唤他们再次外出的冲动，但这样短暂现象足以书写潮梅地区现代版画开山史篇。但也有出去一段时期又回到家乡的，如罗清桢、谢海若等。

这些粤东地区现代版画艺术的拓荒者是原“一八艺社”、“木刻讲习会”、“M·K木刻研究会”和“野穗社”的骨干陈铁耕、陈广（陈卓坤）、黄聊化（黄山定）、钟步卿、罗清桢、张慧、吴渤（白危）、谢海若、张望、陈普之、周金海、何白涛等人。罗清桢于1931年回梅县教书，第二年夏，在陈克白也即是陈铁耕谈及鲁迅提倡木刻的事情启发下，同时看到梅斐尔德的木刻，即开始模仿梅氏刀法从事木刻，不到5个月就刻出50多幅木刻，并选其中10多幅出版《清桢木刻画》第一集。在松口中学教书时，创办“黑白木刻研究会”，出版《松中木刻》，在大埔任百侯中学美术教师时，在校内创办木刻工厂，与在大埔县立中学任教的张慧联合编辑出版《木刻阵地》。1934年，张望、陈铁耕和钟步卿在汕头发起成立汕头地区第一



罗映球以母亲为原型创作的木刻



罗清桢作品《自刻像》1936年

(注3) 资料部分见自黄舜生。陈嘉顺《潮汕绘画史略》，但史略中提到的罗清桢于1931年在汕头参加“战地工作队”、创作了《抗战三部曲》等作品似有误。1931年春罗已从上海回梅县丙村中学教书，兴梅有段时间归属汕头地区管辖，就此误为回汕头也未可知。鲁迅1934年12月18日致李桦信也认为罗清桢“他是汕头松口中学的教员（也许就是汕头人）”。参加战地工作队创作《抗战三部曲》应是在1938年。查1958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罗清桢木刻作品选集》三部曲是反映八路军北上抗日的，不可能发生在1931年。另，罗映球在1982年发表在《兴宁文史》上的回忆罗清桢的文章里提到与曾铎良合出过《铁笔新选》，不知是否与烟波丹虹合编为同一刊物不同期。

(注4) 见《民国版画闻见录》，上海远东出版社，张泽贤著。



《清桢木刻画》第二集封面



张慧作品《农忙》1935年

个木刻团体“新野画会”，编辑出版了潮汕木刻运动第一本画集《海滨木刻集》。这时罗清桢出版了《清桢木刻画》第二集，张慧出版了《张慧木刻集》；次年春，张望先后在汕头回澜中学、海滨师范、神美艺术学校任教，与陈坚、罗惠清、谢海若等人发起组织“大众木刻研究会”，并主编潮安《大光日报》副刊“生活与木刻”，编辑出版《回澜木刻》。他们的努力，有效地推动了粤东地区现代版画运动的发展，在青年学生中，培养了罗映球、荒烟、陈望以及后来的王立、方声亮、马余彦、吴忠翰等一大批青年版画家。30年代末期，陈铁耕、张望、罗清桢、周金海、陈普之等人虽然先后离开粤东投奔抗日第一线，但现代版画运动在粤东地区仍方兴未艾，继续发展。1939年，张慧在大埔中学创办《木刻阵地》；1941年澄海中学学生创作结集的《澄中版画》；潮安省立金山中学木刻研究会于1943年印行《金中木刻》；大埔第三中学木刻社1941年印行《国家至上》；1943年，兴宁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烟波、丹虹合编《铁笔新选》第一集。这些刊物的作品均以反映现实普罗大众生活和抗日救亡为主题。现代版画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媒质在粤东地区的广泛流布。(注3)

罗映球就是在这种新兴版画勃兴的背景下，受同乡前行者的影响，步入木刻天地的，对他最直接影响和帮助的当推罗清桢。比罗映球大10岁的罗清桢1931年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返回广东，先后在梅县丙村中学、松口中学、大埔百侯中学教书。1932年自学木刻，次年，将自印的《清桢木刻画》寄呈鲁迅。此后，每有新作，均寄鲁迅，约近百幅。《鲁迅书信集》收有与罗清桢通信20札，信中对罗画的立意构图技法以及用纸都给以具体的指导。鲁迅在致金肇野的信中说：就木刻技术而言，罗与李桦“在中国是很好的”。罗清桢在版画方面的活动能量与影响力在粤东乃至东江地区风靡一时，《松中木刻》的序文《废话当序》的作者蓼我写道：

中国新兴木刻画家的先进者罗清桢先生，在山清水绿的松口地方，领导着一般青年去开辟艺术的园地，去培植艺术的根苗。这根苗受了人工与自然的惠赐，现在已发放出活鲜花来了。(注4)

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罗清桢他们这些拓荒者，大都选择学校为阵地，所编的《松中木刻》与张望编的《回澜木刻》以及上海吴淞中学的《中华木刻集》齐名，在民国众多版画集中，因非木刻团体而是中学所编，而引人注目。这样，同样是在学校教书又是搞美术的罗映球，受罗清桢直接影响也就理所当然的了。罗映球对罗清桢是先见其作闻其名后识其人的，两人接触时间就在1936年。40多年后，罗映球的追忆文章《回忆罗清桢与兴宁木刻艺术》发在1982年末的《兴宁文史》上，可窥视当年的情景：

……清桢先生，一生以事业为己任，乐以助人，诲人不倦。他从上海回来，于1936年间在大埔县百侯中学教书，那时我和他常有交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清桢先生和我都是“兴宁抗敌后援会”的成员，当时的任务是刻绘“国难地图”。在共同的战斗中，他也常常和我谈起有关木刻创作的问题，从题材到构图，从刀法到用色，几乎无所不谈。特别在用色方面他遵照鲁迅先生的教导改用“土色”，这样既省钱又好看，且能久经风雨而不褪色，这时所谓“土色”即黄色用黄泥，黑色用墨烟，红色用土朱，绿色用树叶（用石灰沉淀），白色用石灰，蓝色用染布的靛粉等等。这种颜色经过实践，效果良好，在当时经济困难，物质缺乏的情况下起到很大作用。

1939年冬，他因忘我工作连寒假也没有回家，我特地带着作品到百侯去请教于他。他把我的木刻一幅幅地仔细看了以后，很是高兴，首先肯定作品有所提高，接着就恳切勉励我要勤学苦练基本功，要多出外速写，观察生活，才能使作品更快提高。

罗映球生前多次提到罗清桢对他的关心，初涉木刻，找一套正规标准的刻刀在偏僻的山区兴宁是很难的，有些青年拆雨伞上的伞骨支条所谓“钢精”自制刻刀，而这种做法的始作俑即是罗清桢。罗映球用的是刻印章的斜刀，罗清桢就送一套木刻刀给他。（注5）为解决木刻青年工具问题，罗清桢在百侯中学办木刻工厂时生产刻刀，罗清桢所送是否该厂生产，罗映球没说，可后来所用就是从这个厂购买的。（注6）罗映球在文章说道：

后来他在百侯中学专门办了一间木刻工具厂，大量生产木刻刀，解决供应需求问题，当时我们兴宁的木刻爱好者都由那里购买。那里出产的木刻刀，不单好用，而且价钱低，真是价廉物美，人人叫好。这对推动当时的木刻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有了木刻刀，后来木刻板市场上买不到又成了个问题。那时他又想了个办法，叫大家把算盘底、乒乓球拍、木屐甚至小学生用的石盘、砚底都拿来刻，刻多了进步就大，大家的兴趣也就更浓了，后来知道山区有很多梨木板他就动员大家到山区去买，缺乏木板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作品刻好后，印又是一个问题，用什么油？如何印？大家都还不懂。对这个问题清桢先生也不厌其烦的很耐心地指导，而且亲自主持示范，一有不对就及时纠正，这样就很快使大家掌握了印的方法。

由此看出罗清桢是兴宁地区木刻青年的启蒙导师和木刻运动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他从鲁迅那里所得到的教诲，以及他的进步思想和技巧都影响一大批青年木刻作者的风格与倾向。罗映球也身在其中。在罗清桢向鲁迅求教



罗清桢作品《胡不归》1936年



罗映球作品《骨肉流离道路中》1936年

（注5）由中国木刻协会编1948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发行的《中国版画集》文章《中国新兴木刻发展史》中谈到木刻的抗战时期说：“对于木刻工具，这时候也无法在依赖于国外的供给了，于是，若干木刻工作者不得不抽出一部分时间来担负起监制与供应刀具的任务。前后计有：一、已故木刻同志罗清桢在广东大埔亲自训练铁工，出品极精；二、金肇野在北平指导名剪店王麻子也造了不少的刀子；三、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后，设有供应部，由鄧中诤负责监制供应；四、张明曹、金逢孙、野夫等在温州丽水一带创办‘战时木刻用品社’，（后改为‘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训练技工，产制各种木刻用品，以迄而今。”

(注6)：《梅州日报》2005年10月12日陈其伟、曾秋玲、李冲对罗映球的访谈录“版上春秋70载，刀笔生辉硕果丰”中罗映球说：“1931年底，在梅县松口中学教书的罗清桢送了一套木刻刀给我。这是我拥有的第一套木刻刀，比用斜刀便利多了！”记录此事，录像资料对罗映球访问也谈及此事。但报纸年份笔者有误，或是罗映球记错。1931年罗清桢还在内村教书，未到松口，这时罗映球小学刚毕业。罗清桢1932年到松口，夏天，才自学木刻，不可能在前一年就送木刻刀给小辈。而此前罗映球在1982年《兴宁文史》提到与罗清桢接触是1936年他在百侯教书期间。罗映球对出生年长期定为1915年，而年谱却是1916年，最后根据同龄人的出生年份定为1914年，可见记忆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要仔细甄别。



罗清桢作品《侯山飞瀑》1936年



罗映球木刻《静观飞流》1944年

大批青年木刻作者的风格与倾向。罗映球也身在其中。在罗清桢向鲁迅求教过程中，也投寄学生的作品请鲁迅指导。比罗映球小6岁同是一中校友的荒烟在《我的创作道路》谈到罗清桢的影响：“麦绥莱勒的黑白分明给我很大启发，而苏联克拉甫钦柯等人严谨细致则对我起了示范作用。国内著名木刻家罗清桢、新波、陈铁耕等人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影响我初期的创作，特别是罗清桢，由于后来我有机会和他一起工作，更直接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教益。”

张慧在兴宁的木刻活动也相当引人注目，据《兴宁县文化艺术志》载仅在1936年他就出版《张慧木刻集》1-3集，《乞丐生活》、《群众》、《张慧木刻画选》等木刻集，还出诗集文集，创办木刻刊物，教学生，这些对罗映球也很有影响，但更多是在相互交往中产生。罗映球在访谈录讲到：“张慧他在农业银行工作时，我常去他家玩。由于各自工作不同，罗清桢、张慧和我一年也就聚会二三回，各自拿出作品评点评点。”1942年罗清桢病逝，罗映球参与协助张慧等人为罗清桢张罗后事，画遗像、发讣告、追悼会等。58年后，罗映球与王立等人在家乡倡导成立版画会，以罗清桢命名。

时代激励下的木刻呐喊

罗清桢在1935年的一篇记述中写到：“我要以钢刀代替笔，与所有的中国热血青年一道，共同揭发社会的黑暗，暴露现实，把这半死不活的中国农村经济，推向光明大道，把这毫不清明的政治现状，转向好的方向去，把这完全不像人所过的奴隶生活结束，达到我们真正的民主的实现。这个愿望，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实现。”

心高气傲的青年木刻先行者以这样的姿态，践行他们的梦想。国家板荡，民族积弱，社会黑暗，外侮加剧，阶级矛盾激化，变革社会诉求空前高涨。木刻这一绘画形式恰好契合社会的这种表达要求，抗战的全面爆发更刺激中国社会对木刻需要，使版画这种艺术形式获得空前的发展契机。苦难的中国为木刻提供良好的时机，年轻的木刻艺术，年轻的热血青年，三者的结合，真是时来天地皆合力，木刻在时代的激励下，发出最强烈的社会呐喊。

罗映球与其他木刻青年在罗清桢这些木刻先行者的启示下，间接鲁迅遗教的津梁，秉承其木刻精神，早期作品无一例外以直面人生，直面社会为指归。他们以木刻艺术，表现人民疾苦，激发抗日斗志，呼唤社会觉醒，争取民主权利。

现见罗映球最早作品是1936年的《骨肉流离道路中》，饿殍的周围，豺狼横行成群，仅15厘米不到巴掌大的画面，触目惊心，是一幅血泪控诉